

说起大学洗澡，就想起早年在清华校园流行的“马约翰澡”：来一遍热水再来一遍凉水，再来一遍热水再来一遍凉水……这是清华体育教授马约翰为学生强身健体而发明的洗澡方式。读复旦校史，我就想，有没有类似的“复旦澡”呢？

到复旦洗“哲学澡”

张国伟

要谈“复旦澡”，先要溯源复旦学生浴室（以下简称“复旦浴室”）。有关复旦浴室，史料极少。1905年复旦创办后连独立校舍也没有，浴室更无从谈起。1920年，复旦在江湾奠基，经费紧张，“浴室”自然也不是李登辉老校长的办校首选。我查到最早的“复旦浴室”，是1928年的《复旦旬刊》第2卷第7期，该刊以“会客室与浴室俱备，绿纱窗与红壁齐辉”为题，报道了女生宿舍动工消息，“兹悉该宿舍准定新秋落成，系官殿之式，其间会客、阅报、洗澡各室，莫不具备，建筑甚精……”这个女生宿舍，就是“东宫”。东宫位于子彬院和燕园之间，为复旦最神秘之

迹。1937年东宫被日军炸毁后，东宫浴室遗迹，也随之灰飞烟灭。

“复旦浴室”一词再现报刊，是在复旦由渝返沪后的第二天（1947年）2月20日，《文汇报》以《复旦浴室已开幕好福气也……》为题报道称，“同学盼望久之洗澡堂业于十二日开幕，营业时间为每日下午二至八时，每人收费一千元，同学莫不说‘好福气也’。”2月22日，《新民报·晚刊》紧接着报道，“天寒地冻，冷水浴早不行时”，邻近的同济学生闻知复旦浴室开张，好不羡慕，“多往复旦新张浴室光顾，

以济目前之急。”这个复旦浴室，就设在校园对面的学生宿舍德庄（约位于今复旦第六宿舍南侧）。当年供热主要靠锅炉，锅炉质量差，时有故障。据报道，那年11月，复旦浴室冬季开放后，“因前往‘出清存

货’的同学太多，以致热水不敷供应，开门的第二天，宣布修理炉灶，暂停营业，因此，没有赶上开幕典礼的同学，只好继续做不洗澡的哲学家。”（《新民报·晚刊》1947年11月22日）这最后一句话，值得玩味——当年复旦穷，学生更穷，在校园里，“不洗澡的哲学家”比比皆是。

上海解放后，复旦浴室又有新案。1951年3月，潜伏的国民党特分子把复旦浴室锅炉闭塞，“如迟发觉十分钟，即将炸塌德庄北楼全部、南楼一部分、徐汇村（指今复旦第二宿舍——引者注）及农场”（《文汇报》1951年5月16日），还好及时发现，敌特阴谋才未得逞。到了1955年初，四幢新建的学生宿舍在校内竣工，与之配套建成的，是一幢学生浴室（约位于今光华楼北侧）。当年11月，高教部杨秀峰部长前来视

察，陈望道校长兴致勃勃地陪同他参观了浴室。这个浴室，直到上世纪80年代我读书那会儿，仍然健在——自来水管弯曲成“U”字形，没有莲蓬头，出水汹涌，肆无忌惮……依稀记得，当年为了节煤，浴室并非天天开放（一位女生记得女浴室是周三开放），有时记错了时间，兴冲冲赶去，却被那位讲一口杭州官话的阿姨轰出来……

现在复旦浴室怎么样了？前不久有一篇网文（“人生就像是在复旦洗一次澡”）披露了一二：因为按时计费，有的人能用几毛钱洗干净，有的人用几块钱也洗不干净。“人生就是这样，公平是相对的，不公平才是绝对的”；到了浴室，不一定有洗澡位子；有洗澡位子，喷头也不一定出水；喷头出水，水也不一定

是热的。“人生就是这样，拥有太多的不确定”；洗澡时，别人会把洗澡水溅到你身上，你也同样会把水溅到别人身上。“人生就是这样，遇事多换位思考，谁也别埋怨谁……”哦哦，这哪里是在复旦浴室洗澡，完全是在哲学课堂上洗涤灵魂啊！

今天，要找“不洗澡的哲学家”，难；但要找洗过澡的“哲学家”，到处都是——这就是复旦。未了，让我补充一句：若要感悟人生，请到复旦浴室。



说天井

宋仲璋

天井是很有意思的建筑样式，这可是江南独有的，或者说是长三角独有的。与其说它的设置是为了采光，毋宁说是为了表达一种美学倾向——美术上的留白，即美学上的空灵。如果说画家在其作品空白处盖章，那么，建筑师则在居室中造天井。经过商人的演绎，它又具有了关于财富的思想：四水归堂（部分天井）——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含义，善哉善哉。

天井，一般设置在门庭（亦作厅）与客堂（亦作客厅）之间，不独大户人家三进以上的房子，即使是单进的，一样有天井。人们这么执着地追求天井，不为别的，只为留一个与天地对话、和自然沟通的渠道。它改变了天窗的形式（改变的不仅仅是维度），弥补了墙窗的不足。我不是建筑学家，我不晓得天井出现的确切时间，但我深知，天井的出现，是建筑学的一个里程碑式的飞跃，它使建筑灵动起来，它把建筑带入了现代化时代。

徽式建筑和徽派建筑设置天井的深意盖因如此，所以，天井成为建筑师逞才使气的所在，可谓亮点之一。它是室外吗？当然不是，它没有顶但四面有墙，可仰望天空，贯通自然；它是室内吗？显然不算，但它无风吹之虞。它既不是纯粹的室内，也不是地道的室外。而这，正是其奥妙所在——天人合一精神和中庸之道的体现。

试想：皓月当空，惠风和畅之夜，三五知己或七八家人相聚一堂，坐于客厅之上，处于天井之侧。或香茗相伴、或美酒相随，举头望明月，微风沐我身，谈诗论李杜，说文议韩柳，长短句则易安、幼安（婉约或豪放），元曲则张养浩、关汉卿……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当然，一个人也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更可以与先贤对话，以《汉书》下酒，或一个人静坐而“恢恢乎养吾浩然之气”……岂不快哉？

若有闲情逸致，在天井内置一些坛罐罐罐，栽植月季、牡丹、金桂之类，则“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闭门推出人间事，我与自然同呼吸。人生如此，夫复何求也哉！

因此说，天井是建筑，又不是建筑本身，它是建筑的空白。所以，高明的建筑师也是画家（艺术家），知道留白和透气与建筑本身一样传达信息和思想。而且，有时候，留白传达的信息更多、思想更深刻。它是无言之言，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是无画之画，羚羊挂角，无迹可求。

因此，这样的民居建筑是有内涵的、有文化的，总而言之，是有灵魂的。

当然脉搏的跳动次数增添了许多，但能体会到城市里爬山的趣味。

今年疫情期间，长风公园关上了大门，我经常隔墙相望，向铁臂山投去深情的目光，什么时候能重登铁臂山？我怀念曾经登铁臂山的美好时光。疫情之后，当听说长风公园敞开大门了，我兴奋得一夜睡不着。第二天一早在门口，随着十几位



明月清风吟故乡（水彩画）朱大白

攀登咱家边上长风公园的铁臂山。”我用手机视频让女儿和我同游铁臂山，从山门出发，到半山腰，登山顶，然后下山，再回山门，最后定格在山门前的铁臂山题词和石狮子像前。手机那头的女儿用夸张的表情说：“上海的‘疫情’控制得这么好啊！”我更正道：“岂止上海，全国的‘疫情’都控制得好好的！”

从假爬山到爬假山

伦丰和

铁臂驴友在第一时间冲进了长风公园，就好像要见到多年未见的亲人一样地激动。重登铁臂山，让我最暖心的是，进入山门看见一张告示：此山已作消毒，请大家戴好口罩，保持社交距离。想得真周到，拾阶而上的绿色栏杆上，往昔鸟儿留下的污渍没有了；亭子中的美人靠，已被志愿者打理得不沾灰，累了就可坐下；山上的平台以往常常留有流浪狗狗的粪便，现今清清爽爽，就像农家小院那样。我在山顶坐在石凳上喝茶，手机铃声响了，定居在悉尼的女儿显得很焦急，讲了许多当地报纸对上海疫情夸张的报道。我说女儿淡定些，老爸一切好着呢，女儿说：“您别藏着掖着，实话实说。”我说：“我在

回家里，我望着书法家张天民写的毛泽东《送瘟神》书法：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内心感慨万千，1957年4月，上海人民将苏州河的低洼易涝老河滩，建造成具有颐和园和苏州园林风格的长风公园。铁臂山就是根据毛主席的“地动三河铁臂摇”而命名的。当年送瘟神是血吸虫，而今天要送的瘟神是新冠病毒，我们在短短的时间里就控制了疫情，是多亏了了不起的壮举！

我情不自禁地朗读了毛泽东的《送瘟神》，并且将这段视频发给了远在澳大利亚的女儿一家！



今年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的王福庵老先生诞辰一百四十周年，今日的西泠印社根深叶茂，风光无限，饮水思源，我们缅怀王老先生，这位为中国近现代印学史立下丰功伟绩的先哲。光緒三十年，王老先生便与丁辅之、叶为铭、吴石潜三位风华正茂，志同道合的伙伴，聚会于孤山之“人倚楼”互赏收藏品，研讨印学，并于1904年开始创办西泠印社。1913年四位创始人皆不居功自傲，相互谦让都不愿为首，恰逢吴昌硕避署孤山小住，遂被推聘为首任社长。而吴昌老在西泠印社记中这样写道：“社既成，推予为会长，予备员，谦逊和尊贤交结着君子的高风亮节，赢得世人赞颂。”

王福庵先生的铮铮气节

阿来

当年王老先生主持修《西泠印社志胜迹印谱》《西泠印社同人印传》，而王老先生的篆刻、书法艺术创作，领一代风骚，在整个近代百年书法篆刻史上，也可被誉为一代宗师，其开宗立派的气度和影响力至今为史学家及钟爱篆刻和书法艺术的人们交口称赞。王老先生一生横跨晚清、民国，直至新中国成立三个历史时期，是执掌西泠印社时间最长的一位印社社长。王老先生的篆刻虽具倾向，然皆不拘泥一系，对于近代印风，则有开辟风气之力。他的篆刻秀雅苍健、庄凝严谨、流转生动，印初宗浙派，后又益以皖派之长，复上究周秦、两汉古印，自成风貌，整饬之中，兼具苍老浑厚之致，偶拟明人格格，亦时有近代，尤精细于细朱文多字印，同道罕与匹敌者，于近代印人中，堪称翘楚。

令人称道的是王老先生的铮铮气节。1937年，当时的上海沦为孤岛，汪伪政府的一个大员特地登门拜访，许以高官厚禄，聘王老为伪印铸局掌门，王老当即以年迈多病拒之，事后特地忿而奏刀篆刻“山鸡自爱其羽”以明其坚定之志。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委托陈叔通，专程从京来沪，找到王老先生，要刻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国印，面对这个至高无上的光荣使命，王老极其慎重，考虑到当时自己的身体状况以及自己的得意门生顿立夫，年富力强，篆刻技能状态正值最佳，便把这个任务交于顿立夫完成，顿立夫不负众望，殚精竭虑把这个光荣的任务完成了。顿立夫原是人力车夫，自小吃苦耐劳、意志坚定，跟随着王老后勤学苦练、刻苦钻研，终于成才，敬爱的周总理捧着镌刻精湛的国印，若有所思，意味深长地说：“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正是由千百方苦力拓凿而成的吗？”

王老先生，品艺双馨，深受世人敬仰，他的金石篆刻书艺甚广，举凡甲骨、金文、玉篆、秦篆、汉碑、额、汉石武梁祠、画像、字，无所不能，其玉篆称誉一时，综合众长，熔铸点化，自我作古，形成清新隽雅风致。王老先生一生治印二万数千余方，铃谱一百零三册之巨，大盖薄艺，不佞殚尽其精义。1959年，八十岁的王老将自刻印计三百余方捐赠给上海博物馆，六十年代，其家属秉承王福庵遗志将家中三百余印及书画碑版四百余件精品捐献西泠印社。

淘汰了许昕，真叫人做梦也想不到。因而在男单决赛中，樊振东在梁靖崑手下，也就见怪不怪了。

在比赛的后半段，那些老者的主力国手在新锐小将的狂轰滥炸下，由于多次参加国际大赛而建立起来的信心，在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终于逐渐镇定下来。特别是在男团的决赛中，由许昕、马龙、樊振东组成的一团，对阵由新锐梁靖崑、王楚钦、林高远组成的二团时，表现得较为明显。在每盘的争夺中，往往会出现多次平局，10比10，11比11，当小将首先拿到局点时，多半会被老将气定神闲所形成的气场所震慑，拿不到那最后一分，最后败下阵来。但是，这些小将可以毫不谦虚地说：“我们已经经历过奥运会的洗礼了。”首先，世界上有几个运动员能在奥运会上跟世界冠军团队过招呢？而且还能跟他们多次打成平手。至于老将，经历过失败，再取得成功，也就更加信心满满了。

经过这次“模拟赛”，我想，没有人会忘记梁靖崑这个名字，更不会忘记那个稚气未脱的小姑娘。一个人独得三冠（女子单打，女子双打，女子团体）的孙颖莎，不但让中国球迷感到惊喜，恐怕世界乒坛也会惊呼：“中国又出了个年轻的‘杀手’！”

而陈梦率领孙颖莎和王曼昱组成的女子一团，已经稳稳地守住了冠军宝座。实际上，已经“抢班夺权”了。

不是奥运，也是奥运



不是奥运，也是奥运

不是奥运，也是奥运

不是奥运，也是奥运

不是奥运，也是奥运

不是奥运，也是奥运

不是奥运，也是奥运

不是奥运，也是奥运

不是奥运，也是奥运

十日谈

登高 挑战徒步登山，满心对自然的敬意。 责编：樊建星